

**金木水火土**也言天之十干四時地之五經五味人之五臟五氣皆合於此五者以此五者而合參之則成敗死生可決矣更貴史賤者貴賤更互也聞者持愈之時甚者加甚其之時也

避急宜食苦者以泄之冬屬水腎亦屬水故督主  
冬斯時也足少陰腎者癸水也足太陽膀胱者壬  
水也正治其時冬之日有壬癸乃腎氣之尤壯者也  
然腎屬水最苦燥惟辛性潤急宜食辛者以潤之

藝文典第三十三卷

黃帝素問十三

賦氣法時論篇第二十一

馬時曰五臟之氣必應天時

法天賜故名篇

江天晚晴錄

高帝問曰：「人臣以法勝，則以法敗。」

如而逆行失之意崩聞其事  
水火土也更讚更賤以知死生

木火土也更費更賤以知死期

之氣間其之時死生之期也

馬蒭曰此因帝欲法時以治  
爲主可以爲始末之章也

爲主可以爲治病之準也

張志聰曰此承上章而復開

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爲經脈

陽合於人形法於四時五行

血從何如而逆反逆爲從譯

時五行生尅之順逆而後取

死生可必故曰五行者

肺氣之尤旺者然肺苦氣上逆惟性苦者可以泄

病在肝愈於夏夏不愈甚於秋秋不死持於冬起於

黃帝素問十二篇卷第十二

素問注音本草第二十二

貞

人之五臟五氣皆合於此五者以此五者而合參

之則成敗死生可決矣更貴史蹟者貴賤更互也

間者持念之時甚者加甚之時也

岐伯曰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其日甲乙相苦急

急食甘以緩之心主夏子少陰太陽主治其日丙丁

心苦懶急食酸以收之脾主長夏足太陰陽明主治

其日戊己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腎主秋子太陰陽

明主治其日庚辛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主

冬足少陰太陽主治其日壬癸腎苦燥急食辛以潤

之膀胱肺主津液運氣也

馬丹曰此言五臟應乎四時而治之者必法時也

春屬木財也屬木故肝主春脾土也屬土故脾主

乙木也是少陽膽者甲木也正治其時春之日有

甲乙乃肝氣之尤旺者然肝脾主生最苦在急急

則肝病也惟甘性緩急食甘者以緩之夏屬火

心亦屬火故心主夏斯時也手少陰心者火也

手太陽小腸者丙火也正治其時夏之日有丙丁

乃心氣之尤旺者然心肺最苦在急緩則心虛

也惟酸性收急宜食酸者丁收之長夏屬土脾

也惟甘性緩急食甘者以緩之夏屬土

屬土故脾主長夏也足太陰脾者戊土也足

陽明胃者戊土也正治其時夏之日有戊己

乃肺氣之尤旺者然肺為太陰溫土最苦在急急

則肺病也惟苦性澀急宜食苦以燥之秋屬金肺

亦屬金故肺主秋斯時也手太陰肺者辛金也手

陽明大腸者庚金也正治其時秋之日有庚辛乃

肺氣之尤旺者然肺苦氣上逆惟苦者可以泄之

時五行生耗之順逆而後死生可必故曰五行者

時五臟陰陽授度以爲經氣之常故常以臟腑陰

陽合於人形法於四時五行而爲救治之法何如

而從何如面逆反逆爲從謂之得反順爲逆謂之

失伯子能察其臟腑而知死生之期然須法於四

時志聰曰此章而後問也經脈雜論合於四

時五臟陰陽授度以爲經氣之常故常以臟腑陰

陽合於人形法於四時五行而爲救治之法何如

而從何如面逆反逆爲從謂之得反順爲逆謂之

失伯子能察其臟腑而知死生之期然須法於四

時志聰曰此章而後問也經脈雜論合於四

時五臟陰陽授度以爲經氣之常故常以臟腑陰

陽合於人形法於四時五行而爲救治之法何如

而從何如面逆反逆爲從謂之得反順爲逆謂之

失伯子能察其臟腑而知死生之期然須法於四

時志聰曰此章而後問也經脈雜論合於四

逆急宜食苦者以泄之又屬水育亦屬水故督王

冬斯時也是少陰腎者癸水也是太陽膀胱者壬

水也正治其時冬之日有壬癸癸爲太陽之元壯者

然督屬水最苦燥惟辛性潤急宜食辛者以潤之

庶乎無理自開津次自致五臟之氣相通也

張志聰曰肝主春之氣足厥陰少陽主乙丙少陽主

甲乙二者相爲表裏而王治其經氣甲爲陽木乙

爲陰木在肝爲春在日主甲乙肝主春生怒發之

氣故苦於太過之急急宜食甘以緩之心主夏火之

氣急手少陰主丁火太陽主丙火者相爲表裏而

上治其經氣丙爲陽火丁爲陰火在時主夏在日

爲丙丁苦緩者心以長養爲令志喜而緩緩則心

氣散漫自傷其神矣急宜食酸以緩之夏至五月

氣散漫自傷其神矣急宜食酸以緩之夏至戊戌

二經相易委垂而主上治其經氣戊爲陽土己爲陰

土位居中央脾屬陰土喜燥惡濕苦乃火味故宜

食苦以燥之蓋脾胃之喜燥者壬癸氣以資生苦

濕者惡所勝之氣也肺主秋金之季手太陰主

辛金屬陽主庚金二經相易委垂而主治經氣庚

爲陽金辛爲陰金在時主辛土主庚辛土主收

之令故苦氣上逆宜食苦以泄之于腎生水

之分足少陰主癸水太陽主壬水二者相爲表裏

而主治經氣壬屬陽水空屬陰水在時主冬在日

壬爲壬癸者木屬宮潤而惡燥宜食辛以潤之謂

辛能開腠理使津液行而能通氣故當以上潤五

臟之本氣而合於四時五行五味也

病在肝急於夏夏不啻於秋秋不啻於冬寒於

春榮榮富風肝病者愈在內丁丙丁不愈卻於庚辛庚辛不死持於壬癸起於甲乙肝病者平日愈下補其

王冰曰乎日本旺之時故裏急下補金旺之時故加辰夜半木旺之時故靜退也然慧與靜小異急食辛以散之性欲散而辛能散此補之者所以

王冰曰乎日本旺之時故裏急下補金旺之時故加辰夜半木旺之時故靜退也然慧與靜小異急

食辛者以氣當散故以辛散也

馬君曰病在肝者以肝性屬木其病從春始也至

於夏屬火明大能剋金而金不能剋木故病當愈於夏所謂子制其長者是也但夏不愈當留甚於秋時其開運於死爻乃來財子水休而鬼旺也故當死亥不死當待於冬蓋冬屬水而生肝本得母氣一旺肝氣有資故可與病氣相支蓋肝病

至冬乃鬼而母養故能相持於父母之鄉也至冬能相持故病復起於春蓋肝氣之病又當至春而起所謂自得其位而起者是也然否之肝正

屬陰火而風氣必運於財故凡有肝病者必禁當風氣一歲之中所遇所生者必死持於壬癸

甚所持所起者如此以日而計之肝病者愈於丁之日以丙丁火旺所制者金而金不克木木病

自愈也設丙丁不愈則於庚辛之日以庚辛金旺必來東木而木病必苦也設庚辛不死持於壬

癸之日以壬癸水旺必母來財而木病可支也雖能支於水旺之日而必用甲乙之日以木病當於丙日也以時而計之肝病者平旦愈

平旦應申本故病主慈時旺木亦旺也下論者申酉時也應在庚辛故病主慈全來財木也夜半者亥子時也應在壬癸故病主慈水來生木也肝

之所苦在急則其所欲在微惟味之辛者主散且急食辛以散之性欲散而辛能散此補之者所以

用辛也性急而酸收此潤之者所用酸也張志殷曰病在肝愈於夏者子制鬼令母實也

甚於秋者子休脾旺至不勝而甚也持於冬者就氣体而得母氣之養至所生而持也起於春者自得其位也風氣通於肝故常而勿犯愈在丙丁者

至所生而愈也加於庚辛金冠木也持於壬癸得母氣之所生也起於甲乙木氣復也平旦乃木氣生旺之時故爽慧下晡乃金旺之時成病其夜半得母之生氣故安靜肝氣受邪則木變而欲散

故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補之以酸瀉之厥陰之勝也邪盛則正虛故以辛之發散而散其木變以辛之潤以補其肝氣以酸泄之泄萬有餘所謂以

所利而行之謂其氣也半

病在心愈在長夏不愈甚於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溫食寒衣不耐於丙戌不愈加

於壬癸壬癸不死持於甲乙起於丙丁心病者日中慧夜半平旦靜心欲愈急食氣以要之用鍼補之甘瀉之

馬君曰以心經言之瓦病在心者以心性屬火其病從夏始也至終長夏屬土則土能剋水而不克火故心病當於丙丁而長夏不愈當其於

火其病之復起又當在於夏以火病當起於火候也百然則心經故食潤太熱皆當禁用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此至於以日而計之者何如

心病者愈在戊己以上旺則木火水木不能克火也戊己不愈加於壬癸則火生也心病必起於丙丁以火病當復於火日也又主於以時而計之者何如心病者日中慧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佳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平旦靜以平旦正屬甲乙木也然所以治之者心欲更惟酸爲能

矣緊急食酸以要之惟其所欲在矣此酸之所以爲補也惟其所苦在此此之所以爲渴也此乃因性而治之耳

張志殷曰不死刑能持能持則能愈矣坐遺失正入爲秋夜半爲冬自得其位而急至所不勝

而其正也所生而靜也心宜火膽心病則兩燥矣所起者如春之夏長秋收不藏失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爲四時弱則爲春日中爲夏日入爲秋夜半爲冬自得其位而急至所不勝

而其正也所生而靜也心宜火膽心病則兩燥矣

故食食酸以要之酸下泄而益之用鍼補之

病在脾愈在秋不愈甚於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溫食寒衣不耐於丙戌不愈加於丙丁

火其病之復起又當在於夏以火病當起於火候也百然則脾氣以水補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

其所不勝而甚於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急至

馬莊曰以脾經之凡病在脾者以脾性屬土其病從長夏始也至秋屬金則金能克木而木不能制土故脾病當愈於秋初不愈當歸於春以本氣上也若脾不歸於春則為木能生土之本氣之後又當歸於長夏以上病當復歸於土也且食或渴熱過於太極或濕地濕衣皆脾上所惡俱宜禁之此乃以裏而司之者如此不至以日而計之者何如解脾病者愈在庚辛日以金旺則木衰不能剋土也庚辛不愈加於甲乙以木壯則上必愛憲也甲乙不死則甲丙不生而火則剋土生而脾病必死於己巳以土病當復於庚辛也又至於以時而計之者何如解脾病者日既惡以日敗則未土正旺土性弱也日出甚以日出則木旺也下脾靜以金旺則木退也然所以治之者脾欲緩唯甘者能養意食甘以緩之惟甘能緩之此甘爲之所以爲解苦渴惟苦性堅此苦之所以爲渴也張志聰曰胃飲少飲散禁溫食冷食傷脾故禁絕食脾屬陰土而惡濕故溫食咸宜禁之夫天地之于土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化生人之五臟人生於地體合於天是以生於五行而歸命於十干也土德厚而厚故欲盡病則失其中和之氣矣故宜食甘以緩之腹痛之全要略曰五臟病各以溫食之以甘之義補之全要略曰五臟病各有所得者愈五臟病各有所惡闡其所不喜者爲病是以厭其所欲之味爲補也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於夏夏不死持於長夏起

於秋禁寒飲食寒衣帶病者愈在丁癸壬癸不愈而  
於內丁丙丁不死持於戊己起於庚辛肺病者下肺  
慧日中甚夜半靜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  
辛渴之

用苦補之誠爲之矣。病在腎者以腎屬水其  
病者夜半惡四時甚下肺腎骨欲堅急合乎堅之  
馬身曰以腎養心之法病在腎者以腎屬水其  
病從冬以至春不勝木則木克土而不能制  
本故膏肓盡於春不勝木不愈其於長夏以土  
能剋木也若長夏不死當得於秋以金能生水也  
其病能復起又當任於冬以水病必在於水候也  
且腎性惡燥故凡燥候之無濕潤之衣宜弗犯  
之此乃以歲而計之者如以歲而計之者  
何如腎督在申甲日以木旺剝之更宜  
能水也申甲不愈甚於戊己以土旺則水必受  
剋也及乙不允待於庚辛以金則水生也然腎  
病必起於子癸以木氣當復於水日也又至於卯  
時而計之又何如腎病者夜半惡以午火主癸  
木也四季更始以四季屬土也下肺補之以下補屬庚  
辛也及之不愈所以治之者皆下利惟苦渴為能堅急所  
勝而此無益也本經言月經多不一而醫蓋  
陰陽之道是主病也經言月經多不一而醫蓋  
本經言月經多不一而醫蓋  
石德性惡燥則失其常故宜食食以堅之用苦  
甘亦在四臟日加者言所勝之氣加於我而使病  
加之是客病也在腎脾日甚於戊己乃至其所不  
勝而此無益也本經言月經多不一而醫蓋  
本經言月經多不一而醫蓋  
大邪氣之客於身也即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其其  
所不勝而甚於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必先定  
堅以補之誠世以濟之

五臟之脉乃可言問長之時死亡之期也。遺去

王冰曰邪者不正之日風寒暑溫氣犯勞倦皆是其非鬼非疫者也能知五臟之經脈則可言生死問甚矣。二郎九候論曰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脉此之謂也。

馬臻曰此總結上文之爲病爲愈甚其爲持爲起者必當先定五臟。末脉當知之也。肝病始於春心病始於夏脾病始於長夏肺病始於秋腎病始於冬者皆由邪氣感於人身以相加如肝病始於心而傳心病由腎而傳腎病由肺而傳肺病由脾而傳脾病由脾而傳之謂也。且其所以生而愈如

肝病愈於夏心病愈於長夏脾病愈於秋腎病愈於冬腎病愈於春者皆我之所生也不其所以不勝而其甚如肝病甚於秋心病甚於冬脾甚於春肺而甚於長夏病甚於長夏者皆我之所不勝而能

克我也不其所以生而持如肝病持於冬心病持於春用病持於夏脾病持於長夏肺病持於秋腎病持於冬腎病持於春者能生我也自得其位而起如肝病持於春心病

起於夏脾病起於長夏肺病起於冬者皆得其位皆得其自取之時而病復起也。大五臟之病由於出生相勝者如此。至於日時可推矣。又當先定

五臟之本脉如春生後夏長夏代秋生毛冬脉石及有胃氣及無胃氣隨之生。我生病我開面而易故凡爲愈者我生者得本。僕其病爲甚而爲死之期可得而知矣。若不定五臟

之脉則從於我之相生相剋而知之哉。

張志謙曰惟氣者風寒暑溫外淫之邪也。肝病者兩屬下病引腹令人苦悶處則日暉晦無所見無所聞惡食如人將捕之取其經脈陰與少陽氣逆則頭痛目暉不順解取血者。

王冰曰取血者謂脈中血滿鬱異於常乃氣逆之治其左右有則刺之。

馬臻曰上文五節言五臟之病用五味以滌渴則用藥之急滿丸而此下五節又言五臟之病復有用鍼之法也試以肝經言之足厥陰之脈循陰入肝而盛陰養少腹又上首歸肺而傳肺故兩脅下痛以引少腹其氣實則善恐此則邪氣有餘

「渴也」至於正氣之虛則目暉曉無所見耳無所聞蓋足厥陰之脈自督勃脈灌上入肺積連目系足少陽之脈其支者名目暉入目中出走年前至目鈞之後故虛則肝目無所見也惟目虛也故善於飲食惟其氣實則善恐此則邪氣有餘

「渴也」至於正氣之虛則目暉曉無所見耳無所聞蓋足少陽與厥陰合表裏少陽常少血多氣厥之善足少陽與厥陰合表裏少陽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厥猶經氣相通宜從厥陰之多血者而薦之。

心病者腎中病者支溝脈下痛者背脊中間痛兩脅內痛處則腎廉大脣下與腰相引而痛取其經少陰太陽古下血者其變病肺部中血者。

馬臻曰以心病言之「少陰少陽之經」其支者心病也下痛下掛中腰陰心包絡之脉其支者循督中出督下腋三寸上直腰下下指腫內行

腰竹削一寸筋裏宛中腋四分留七寸後三壯足少陽之經穴陽極在足外踝上四寸督竹前絕骨端一分土塊七十尺三分留七寸灸之。灸以膏藥裹相爲表裏也實則泻其有營虛則補其不

足口然足厥陰之脈自日末上出額前督脈會於太陰少陰之間入肝中下衝督右兩旁之間又子太陽小腸經之脉自督馬上接肝脾肉上故督中必痛。痛支必滿右下亦厥脂膏石膏間兩側內皆痛此則邪氣有餘之證也。至於正氣之虛則腎之中大脣之下與腰相引而痛者支溝陰之脈故必痛少陽之脈耳。其支者督脈也。由督脈少陰之脉自心系下鬲絡小腸故曰督曰膀胱曰腰主痛也當取少陰之經穴腎道在擎後一十五分鍼三分灸三壯手太陽之經穴陽谷後在外側腕中鍼督下陷中鍼三分灸二寸灸之。

在手外側腕中鍼督下陷中鍼三分灸二寸灸之

舊指內側足內踝與膝上一寸是太陽經脈之根  
自下指關足少陰腎經之脉下足少陰之下足斜  
筋足上膚內出觸內陰無病故不收行著總  
煦下痛此肺邪氣有侵之證也全於正內之虛則  
脾中滿脹中鳴噉泄而食不化蓋足太陰之脈從  
股內角廉入腹屬絡足太陽之脈人便盆下  
驗醫者絡其支者起胃口下循股裏故其爲病  
如此當取太陰之脉穴宜在足太陰之筋前  
前陷中鍼三分灸一壯足陽明之經穴商露在衛  
陽後中鍼二分灸半寸留呼灸一壯足少陰之經  
穴復溜在足內踝上一寸陷中鍼一分留七呼灸  
五壯以由其耳目出血則治前有餘之證而  
已而痛則補之又非可以出治也

故取此三經以通經氣

肺病者喘吸逆氣有苦渴汗出尻陰股膝謂陽財  
龜故身重頭重氣壅不仁也是太陰氣郁循那  
在絡路致延不收氣傷故說寒而痛澀滿腸陽增  
泄食不化此肺氣虛而不能轉輸水穀也參審氣  
血始於是少陰腎火於足陽明胃轉於足太陰脾  
太陽之外風濕之氣有客者如《千金》所載之法  
土木之水盡虛則腎不能土潤故說足太陽之外  
風陰內者謂踝內側深後之直上少陰脈也或  
左右足脈少陰深分有虛滿異於常者取之

馬特曰以肺病言之肺藏氣而上膈急息在變動爲

故就極端喘逆或氣弱近於昏而尚得爲胸中之肺  
故肩背空寒之微氣足下上循膈而心脾外泄故汗出  
內後肺胃合營絡絡成一肺而稱爲肺子亦  
必受邪故尻陰股膝腰筋脉皆痛此乃邪氣有  
餘之證也至於正氣之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聲  
嘶嗁至半太陰之經會於耳中故爲耳聰腎脈從  
肾上貫肺舌入肺中循喉嚨傍舌本肺神虛則腎  
無氣以一潤於喉故喚聲嘶嗁矣太陰之經  
穴在寸口陷中鉗二三呼炎矣是足太陽之  
外足厥陰之內即謂少陰之脈也亦取其經之復  
脉穴以出其血焉可也三部九候論曰必先度其  
形之肥瘦肉謂其氣之虛實胃瀉之虛則補之  
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其虛實無問其病以平爲  
期則告於出血之後又當用補導以潤之耳餘而  
倣此

腎氣既虛心無所制心氣薰蒸故痛聚胸中清

謂氣冷厥而氣逆也以清冷氣逆故大腹小腹

痛志不足則神躁擾故不寐也凡刺之道虛則補

實則泻之不處不處以病取之是謂得道經筋

有血刺而去之足謂下法發筋攝形定氣先去血

脈而後乃平有餘不足二部九候刺治必先度其

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則湯之高則補之

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此之謂也

馬勃曰以腎經言之足少陰之脈起於足心上循

腦內上膈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絡膀胱其

直者從膏上貫肝入肺中故腹大脛縮縮故也

腎病則骨不能成故重也骨主五液在心爲汗

野斯攻心氣內微故發復即有汗也大凡有汗

之疾多惡風以勝脾不審故汗出而表虛者必惡

風也此皆邪氣之證也自今一氣之虛則中

少陰之脈從肺出肺心脉合於腎心主腎水

自補其大腹小腹亦遂而通而止以腎氣自小腹中

行大腹至俞府而止也足太陽膀胱經之脈從項

下行而至足今腎氣既虛而太陽之氣不能盛行

於足故足清冷而氣逆也胃之神爲志慤志不足

故憇不樂也當取足少陰之經穴復溜是太陽之

經穴唯喚在足外踝後筋骨上陷中鍼三分留七

呼灸三壯以其血可也

張志曰木移於土則陽生火氣炎於下則財

重也太陽之氣司表而下出於膀胱經氣逆則表

氣虛故汗出而惡風腎氣虛而不能上交於心

氣虛則兼汗出而惡風氣虛則寒故手足

逆冷也心有所懼謂之意猶中者皆使之官代君

行令以乘出爲晉中者少無也少

陰與太陽爲表裏陽氣無相通故臟腑而兼

及於腑經也以一氣病生於經脈則內宜治之以

鍼石者善具臟腑經絡之虛實而取之

肝色正青食甘酸木生肉盡奉皆甘心色亦宜食酸

小便反青肉赤甘酸膚色門首青舌子肉本青舌

苦脾逆口甘食氣大豆系肉栗苦舌白腎黑宜食

辛萬柰雞肉桃蘋皆辛辛散酸收甘苦堅鹹夷毒

味收邪在殺肉香在果爲助丘奮爲益五味爲充氣

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柔或圓或方或

圓五味所宜也

王子愬言酸收甘緩苦堅鹹皆自然之氣

亦然辛味苦味俱難堅鹹酸苦亦能消散苦

亦辛燥涼泄故上文口唇舌淡忘忘食皆因之肺

也然乎味苦味俱難堅鹹酸苦亦能消散苦

亦苦氣逆食苦以潤潤之則其諦苦也又

曰腎苦燥忘食苦以潤潤之則其諦苦也又

謂金生土土生木木生火火生土火生土

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土

各有散收緩急堅柔之宜在因四時五臟之病隨

五味所宜以異用耳蓋至是而臟氣法時之義無

餘蘊矣

張志聰曰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肝色青則共氣苦惡故宜食甘以養之蓋五味所以養五臟之氣者也心志喜怒則氣機變則心神懈弛故宜食

酸以收養心氣也肺色白其氣主秋金之降令而苦上逆故宜食苦以收降丸肺氣人脾土之所以

溼惡四聲者上上溼於心肺下瀉於腎皆如脾苦溫則不能上瀉矣上氣飲早則不能下洩矣其獨門

酸苦涌為陰陽味滻泄為陰故宜食苦者取其土氣以

燥土氣以瀉溼於上也宜食苦者取其土氣以

瀉於下也督脈足厥陰其氣喜潤善能開腠理故

津液益從便作辛能通母之化原也半散酸收甘

緩苦堅堅矣此言發散涌泄之外而又有机或

緩或堅或柔之性著用者驗其利而行之如五

數以供養五臟之氣五果以助其養五畜以爲補

益五臟者也五葉以爲充養於臟腑者也然數以

味皆有五氣而合而食之無使偏勝以

補益精氣以偏食焦苦之氣味則增化如偏食

鹹膩之物則增寒化經曰久而增氣化物之常也

氣增而久天之由也故宜氣味和合而食之五者

謂毒藥殺生藥果害蟲也此五者皆有辛甘之發散  
有酸苦氣之涌泄又有辛散酸收苦堅鹹惡或隨  
四肢之常散宜收或適五臟之所苦所欲各隨其  
所相而行之此篇論五臟以知問甚死生之期

審貴錄以施鍼灸養身之別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二

馬蔚曰此篇宣明五臟之氣故名篇

張志聰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此篇承上章而宜明五氣五味五臟五邪故無問各之節而不曰論

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是謂五入

王冰曰肝合木而味酸肺合金而味辛心合火而

味苦腎合水而味鹹脾合土而味甘至真要大論云

五大五味入胃多歸所受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

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是也

王冰曰此言五味入五臟也陰陽氣象大論云

木生酸發生肝火生辛生腎火生苦生心水

生鹹藏生腎上生甘生脾此酸之所以入肝辛之所以入肺苦之所以人心鹹之所以入腎甘之所以入脾辛之所以入腎

張志聰曰伯高云者五臟六腑之海也木發苦

入於胃五臟六腑皆乘氣於胃五味各走其所喜

酸走肝苦先走之目先走脾先走肺先走心先走

腎氣津液已行衝大運乃火相火以大傳下

味之鹹者入肝以養肝氣味之辛者入肺以養肺

氣增而久天之由也故宜氣味和合而食之五者

謂毒藥殺生藥果害蟲也此五者皆有辛甘之發散

有酸苦氣之涌泄又有辛散酸收苦堅鹹惡或隨

四肢之常散宜收或適五臟之所苦所欲各隨其

所相而行之此篇論五臟以知問甚死生之期

王冰曰口為嚥某火大而壅難治出心不收後效

慙出之肺爲敷裏全堅勁抑之有聲那擊於肺故爲欬也肝爲氣裏本枯幹面形支別清虛委曲故

出於肝脾蒙土包客物歸於內倉如皆受故爲吞也腎爲火體之氣和利而清於心山於鼻則生瘡也胃爲水體之海腎爲關閉不利則氣逆而上行也以包客水穀性喜受寒寒穀相薄故爲嘔也寒盛則嘔起熱妄則恐生何者胃熱則胃氣微弱故爲恐也下文曰精氣升於腎則恐是也大腸爲津道之腑小腸告受盛之腑受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司不熱故爲消利也下焦爲分注而氣空不滿則消而水滿脫爲寒證之消水由之然

不滿則消而爲水滿脫爲寒證之消水不滿則消也無氣納下焦不約不得小便足三焦

濕虛不約下焦則道滿也兼悲經曰三焦者太陽之別也並太陽之正入經膀胱納憮實則閉塞虛則通渴則中正法斷無無氣無氣則壯則決故爲怒六而藏象清口凡一驚吸冷汗始也

馬蔚曰此言五臟邪氣各有所病也心有不平氣躁走肝苦先走之目先走脾先走肺先走心先走腎氣津液已行衝大運乃火相火以大傳下

味之鹹者入肝以養肝氣味之辛者入肺以養肺

氣增而久天之由也故宜氣味和合而食之五者

謂毒藥殺生藥果害蟲也此五者皆有辛甘之發散

有酸苦氣之涌泄又有辛散酸收苦堅鹹惡或隨

四肢之常散宜收或適五臟之所苦所欲各隨其

所相而行之此篇論五臟以知問甚死生之期

王冰曰口為嚥某火大而壅難治出心不收後效

故爲噫口爲聲者舌脣屬乎陰故火由之

足太陽之氣和利於心而太陽與督爲表裏故唯

肝爲表裏也是爲五臟之病也其曰大腸小腸胃

膽膀胱者病病同屬腑病精氣也肺虛而心積升則

由之觀口問篇上文有補足太陽肩上等語則知

陽氣爲太陽而發出於臍故補肩上也肩上發

竹火也縱陽氣爲衛氣亦由膀胱而上行之所

謂目張則上行於頭故必刺膚竹穴胃爲氣逆爲

噦爲恐善胃爲木氣之海故胃氣不和則氣逆按

電樞口問釋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

有故寒氣與新發氣俱還入於胃故相亂其邪

相攻氣井相逆復出於胃故爲腹又按陰陽應象

大藏曰腎在志爲怒又按此篇有曰陰氣升

於腎則恐今以爲胃之病者蓋胃寒則噦起胃然

則恐生何者胃熱則腎亦熱故爲恐也蓋腎者

腎之廟也大明小晦爲泄大勝爲傳道之晦小

陽爲受盛之廟受盛之氣既旣傳道之司不榮

故爲泄利之源下焦者朝運營養衛生會營土

中下之焦也後生衛生岐伯曰下焦者別

迴注於膀胱而渗入膀胱水者常升於胃

故數欠當渴少餘不足太陽甚少陰之氣在下

病則反逆於上而欲引於下欲引於下則引於太

於上則壅塞膀胱上通於肺也侵入於胃乃傳之

肺而侵入於胃受肺之寒氣所逆而欲復

出於胃故氣升於胃則爲腎督

與胃共參相合也隨犯逆也嘔噦單聲言呃聲

之有輸身故曰厥大腰小腹受盛水穀變化精氣

病則不能化物而爲噦矣下焦如瀉水溢出爲病

則反溢而爲水滿膀胱經曰二焦下俞出於季陽

並太陽之正人路膀胱約下焦實則閉處虛則過

漏遺滑則補之閉藏則瀉之膀胱爲中正之官性秉

剛決則氣繼而爲惡五病謂病五臟五行之氣

也不約則爲過滿遺漏者病不止也體者中正之

官法斷出焉惟決斷無妄失正邪故疾爲怒陰

陽應氣人論曰肝在志爲怒而此云然者以其與

陽應氣人論曰肝在志爲怒而此云然者以其與

陽應氣人論曰肝在志爲怒而此云然者以其與

陽應氣人論曰肝在志爲怒而此云然者以其與

陽應氣人論曰肝在志爲怒而此云然者以其與

陽應氣人論曰肝在志爲怒而此云然者以其與

膽膀胱者病病同屬腑病精氣也肺虛而心積升則

爲喜驚風或曰喜樂無極則傷魄爲肺神明心

火升於肺金也肝虛而肺氣升之則爲悲恐口悲

哀動中則傷魂魄爲肝神明肺金升於肝木也脾

虛而肝氣升之則爲憂懼曰愁憂不解則傷意

爲脾神明肝木升於脾上也腎寒而脾氣升之則

爲畏縮曰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爲肺神明脾土

升於腎水也心虛而脾氣升之則爲恐懼曰惊惕

思慮則傷神爲心主明腎水於心火也此皆

正氣不足而耗氣升之方爲是矣

馬游曰此言五臟既張故耗氣升之則志不能禁

也陰陽應氣大論曰肝在志爲怒心在志爲意脾

在志爲思肺在志爲憂腎在志爲恐今心虛而陰

微之熱氣升升之則善惡存焉爲急躁曰惊惕

過於喜驚爲脾虛也脾虛而陰虛氣升之則善悲

憂陽氣乘太陰曰憂而致門患者蓋氣至相推

也肝虛而陰虛精氣升之則善惡陰氣乘太陰

心則善多留者多喜心爲陽陰陰精氣升之則

喜惡存焉爲病也

張志豐曰五精所升謂五臟之精氣精升也故喜

惡則喜多留者多喜心爲陽陰陰精氣升之則

喜惡存焉爲病也

張志豐曰神有餘則笑不休升於肺則悲苦肝悲氣動

中則傷肺虛而肝氣升於肺故悲并於肝則憂  
者憂愁不解則傷意肝虛而脾氣升於肝則憂也  
井於脾則侵者恐懼不解則傷脾虛而腎氣升

於腎故畏也并於脾則恐者木當曰所謂恐如人

將捕之者陰氣少陽氣入陰陰陽相薄故恐也蓋

心腎爲水陰陽之宰是故以心虛而陰精并之

則喜腎虛而陽氣升之則恐此太火二氣上下交

并其管一體皆所乘之氣相并所謂氣不及則所

勝妄行 徐公義曰有精相并者有氣相并者故

首提曰精氣

五臟所乘之氣相并謂之氣相并者故

謂之氣相并者其說也似是

王水曰心急熱則脈濶肺急寒則氣留帶

肝惡風則筋燥急脾惡濕則肉壅腎惡燥

肺則精渴潤陽上善之肺惡燥言肺惡寒脾惡

燥者疑在於秋之始也寒在於冬歲之終也肺

在於秋以肺惡寒之甚故其終皆在於冬歲惡

不甚故言其始也

馬蒼曰此言五臟之性有所惡也心屬火火之

性熱火熱則病故熱肺本屬全之體兼而

受寒則病故寒用屬木其性與風氣相通而感

風則傷肺故惡風脾屬土土盛則傷內故惡溫脾

所惡也

張志聰曰金木水火土五臟之本氣各自

五行之所生也五臟之氣質於生化故本氣自

之燥此亦陰陽變換之運而肺腎子母之氣互爲  
木木也 五臟化液心爲汗肺爲涕肝爲淚脾爲涕是  
上冰曰心爲汗泄於皮腠也肺爲常潤於鼻竇也  
肝爲淚流於眼目也脾爲涕溢於鼻口也腎爲唾  
生於齒齦也

馬時曰此言五臟各有其液也飲食人胃其精微

之氣有所化而爲液者在心爲汗故得熱則汗出

心氣有餘也在肺爲涕故鼻爲肺之發涕出於肺

也在肝爲淚故目爲肝之發者淚注於目也在脾

爲涎脾屬土上崩者出於脾也有脾爲喉故脾

爲骨相者呼於齒也謂之津液之液也

張志聰曰水穀入口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道五

臟受水穀之津液注於外而化爲五液心主血

汗乃血之液也出於肺臟之專而爲津出於肝臟

之目而爲淚出於腎臟之口而爲涎腎主津屬

人肺中稱橫液舌本下廣泉玉英上液之道

也故腎爲唾經口液者所以潤精養神空氣者也又

口目肺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

大便病無多食酸足謂五禁無令多食

上冰曰病謂少不白也望甫安云藏先走

腎此云走者肺合三焦火脈通督脉而爲中

五味所禁不走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病無多

食鹹苦走骨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

大便病無多食酸足謂五禁無令多食

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謂之五發

王冰曰骨肉解散陽氣從之氣張陽弱故陰氣

焦之道故鍼入而走血也苦走心此云走者本  
火相濟骨氣通於心也甘走肉酸走筋是皆爲行

其氣速故不欲多食多食則病甚故病者無多食

也太素五禁云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

病禁苦腎病禁甘此爲五禁楊上善云口嗜而

欲食之不可多也必立數之名曰五戒

馬時曰此言五禁之病各有禁食之味也按重櫻

五味論曰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癱軟走血多食之

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

令人瘦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愧心其少愈之所

咎者多爲詳悉宜參考之

張志聰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官陽在五

味故酸多食肺肝氣入肺故走氣氣走多食之

之反辛散而傷氣也心主血潤下作酸減走血者

水氣主皮筋心也直刺而多食之則水反導火矣

肝主骨走血上作苦走骨者火氣下交於骨也骨

病而多食之則火氣反勝矣此與肝於心則潤升

於腎則潤之義相同蓋心腎本火之氣略俗既所

故所走互更其慳是本臟之味而走肉氣走血者

主之筋肉則脾主肌肉主爲肉病而多食之

則反導脾氣肝動則走筋肉而多食之則反

導其肝氣五味所引養五臟之氣者也病則氣虛

故無令多食蓋少則補多則反傷其氣

五病所發陰病發於骨陽發於肉陰病發於肉陽

病發於陰陽病發於皮腠陽氣從之氣張陽弱故陰氣

乘之更陽氣盛故陰氣從之氣張陽弱故陰氣

發於冬各隨其少也

馬華曰此言五臟之病各有所發也陰經之病發於骨與肉以骨髓足少陰內屬太陰也陽經之病發於血以血生肉而筋脉氣陰不勝陽氣故陽經有病而陰以病為冬時陰氣盛故陽氣發於外以陽不能敵陰也夏則陽氣盛故陰病發於外以陰不能敵陽也

張志聰曰承上文而言五臟之病各有所發爲之體。陰藏在體爲骨。故腎陰之病而發於骨。心爲陽中之天。陽在體爲脈。故心陽之病而發於血脉爲陰中之至陰。在體爲肉。是以太陰之病而發於所主

謂上發詩五陽皆有可發之意名有利發之日  
五邪所亂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辨博陽則爲  
嶽疾博陰則爲瘡陽入之陰則解陰出之陽則怒是

王水曰邪居於陽脈之中則四支熱盛故為狂邪入於陰脈之內則六經凝泣而不通故為瘧邪內搏於陽則脈流薄疾故為上羸之疾邪內搏於陰

則脈不流故令瘡不能言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

馬賈曰此言五臟之邪各有所犯也邪氣不於陰而入於陽則陽勝而爲生氣逆天曰人不勝其陽則流溼疾并爲邪氣不入於陽而入於陰則陰邪有餘而爲病故經脈不通而成癆也靈樞九氣篇曰邪入於陽則爲瘤瘡寒熱

脈搏擊則陽主上升故風氣自疾陰轉則爲病今口搏陰則爲病蓋氣爲邪所傷故轉則爲病也陽脈則其病也靜陰脈之邪出於陽經

張志堅曰此言正氣爲邪氣所亂也邪入於陽則陽盛陰不勝其陽則厥脈薄厥脉乃狂又四支爲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然陰氣亦生則乘氣欲走也陽盛則使人焉不避親疏也

發發不能下至其關箇不致故爲培陽分之邪而中人之陰則病者靜者陰盛則靜也陰分之邪而中之陽則病者多怒蓋陽盛則怒也五臟謂邪氣乘之

於五臟之陰陽  
五邪所見者得秋脈夏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  
脈冬得長夏脈名曰陰出之陽病善怒不治是謂五

中華書局影印

馬基曰此言五臟之邪有宿見之脈也春得秋風寒氣也秋得夏熱火也夏得冬風水寒火也長夏得夏熱土角木也是謂五邪皆同名日死不詳也張志聰曰五邪之亂於陰陽者亂五藏陰陽之氣也正氣為邪氣所傷則在體之氣氣外見於脈氣也

矣如春陞夏飼秋亡冬右五臟陰陽一正枝也左爲陽在內五臟爲陰在外皮肉筋脈爲陽在內所生之氣而外見於脈故名曰陰出之陽邪出於外得所生之脈者邪貳盛而見於脈也夫內爲陰外爲陽在內五臟爲陰在外皮肉筋脈爲陽在內所生之氣而外見於脈故名曰陰出之陽邪出於外

水火土木金五方之神皆有。一曰左爲腎志水爲門，藏精。二曰右爲心志火爲門，藏神。三曰左爲肺志氣爲門，藏魄。四曰右爲肝志風爲門，藏魂。五曰中爲脾志土爲門，藏意。六曰左爲腎志水爲門，藏精。七曰右爲心志火爲門，藏神。八曰左爲肺志氣爲門，藏魄。九曰右爲肝志風爲門，藏魂。十曰中爲脾志土爲門，藏意。

補遺帝曰何爲德氣生精神原氣心意志思皆歸於此岐伯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清氣潔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氣

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於物者謂之心心有所忿懥惄怒之存謂之志因志而存憂謂之思由思而遠慕謂之慮而慮而感物謂之智神之所藏在心以神屬陽心爲壯氣故藏之魄之所藏在肺以魄屬陰爲牝氣故藏之魄之所藏在肝以肝屬陽肝爲牡氣故藏之意之所藏在脾在心爲思惟意者心之所之故藏之志之所藏在腎以志者心之所立也志

主於堅智主作勞故戰是謂五藏所藏也

張志聰曰藏者氣也主氣而不洩也經言兩精相搏謂之神是神乃陰精所生而藏於心臟魄乃陰精所生而藏於肺藏故主藏肺爲陽藏魂

生於血脈生肺故心之氣而藏於肺也神生於精志生於心亦心醫交濟之義是爲五藏所藏之神也朱子年曰所生之來謂之精又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是先天所生之精與後天水穀之精而生此神故曰兩精相搏

謂五主謂五藏所主心主脈肺主皮膚肝主肉腎主骨是謂五主

王水曰心主脈運榮氣應息而動也肺主皮包

裏筋肉間任督脉也肝主筋束筋機開闢神而運

也脾主肉覆藏筋骨通行衝氣也腎主骨張筋化體髓以立身也

馬蒼曰此言五臟之所主也

張志聰曰五臟在內而各有所主之外合心主血

故所主在脈肺主氣氣主皮毛故肺合皮肺生於腎筋生於骨筋爲筋五臟元氣之

氣通會於肌肉腠理聚氣通於五臟故所主在內而各有所主之外合心主血

肺藏精氣而主於骨故所主有骨是謂五主謂人身之皮陰形屬各屬五臟之所主

久行傷筋是謂五勞所傷久視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

王水曰久視傷血勞於心也久臥傷氣勞於肺也久坐傷肉勞於腰也久立傷骨勞於筋也久有傷筋勞於肝也

馬蒼曰此言五藏所勞各有所傷也

張志聰曰勞酒太過也上古之辰形勞而不慘久視損神故傷血久臥則氣不行故傷氣累積運動故久坐傷肉久立則傷筋久臥則傷骨行走龍

極則傷筋久視而傷五臟所主之血氣筋骨

中則傷肉久臥而傷五臟所主之筋骨

子水曰弦者榮脈而清潔直以長也猶若如鈞之

但來盛去衰也代者猶弱也毛者輕浮而虛如羽毛也石者沈堅而彈如石之授也

馬蒼曰此言五臟之脈象也大義見玉機真藏論

中藏曰五臟之脈以應四時五行之氣脈

象木德之條達也心脈鉤榮火炎盛而利則暢

如鉤而脾乘金則之更代也秋令清肅故象羽

毛之清虛腎脈石泉之沉水也大九候之逆必先定五臟五脈蓋謂其五質五處而後立五法調

五味以治之故此篇官明五臟之氣焉



陳去其無所苦矣。相之所欲者何？以其能數欲更復。  
故欲收蓋必先定五臟之病。五臟已定，九候已備。  
而後乃存質。有餘者邪氣發也。不足者精氣發也。  
既知背急先度其兩關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  
已即以兩關相拄。乃舉以遺其背。令其一隅居上。  
使脊脣各大椎兩關在下。當具下導者。肺之俞也。復下一。  
度心之俞也。復下。更左肩肝之俞也。右肩脾之俞也。  
而後一。度督之全也。是謂五臟之俞。大利之度也。

王玉清曰：「五種金剛，皆是佛身。」  
等折爲三種：一上層者，大智財王；二中層者，  
下復有一更謂之上層者，三惟心金剛。五惟心  
眞金在九惟之旁，旁謂金在十一惟之名。賢金在十  
四惟之旁等。此經說真言之法則合度之人，其初度  
惟金之下約鈞度之位，而約金之下約半斤七兩。  
惟之旁等，度金之後，兩角之金石七角之金  
之金盒中，等程不同，又四度則舍金之下約當  
九惟九惟之旁方財金也，將金賢金充其量。  
馬釋曰：此言五惟金有金而度之之法也，持金印卽  
下文五惟金也。屬足太陽膀胱經，以其在背故稱  
名之。後人謂之人微欲也，五惟之義者，當先  
盡其兩乳之間，居中者半指昔之正體也。中即  
起分爲三兩之氣，另以他草葉其主至之中，卽卽  
半指之內以兩指齊壓下之兩側，所取以兩指相  
半也。其兩隔當以三寸爲間，則各愈近去谷一

寸五分之一。每斤乃重此目得度量其重背其一，國度一合中之大惟大又名自旁係者將經六居於項背之下平首取之兩兩在下當其下之兩兩者則勝也。在一之推之旁左右各開一寸五分復上一度置推柱。推柱者一推即斷中央。中央下兩隅之四印心也。復下一周。上周與柱第五相合。其下兩隅左角為卦艮火右角為巽火復卦上陽卦第七推間其下兩隅乃財官也。是謂五臟之盈欲。爻五者可以是焉。革華也。換兩隅左右各開一寸五分互爲財官也。乃第七推。旁今云。

將愈六邪困穴者也。愈在第十四推之旁各開一寸五分此宜爲衍命今曰督愈亦誤也。張景岳曰此論取五愈之法五臟之陰營在於背蓋陰氣九候之先以五臟爲主。愈輪回五臟氣輪轉傳布曰此取五臟愈法與中氣經不外乎人別爲一法者也。參註卷一百一十一本末之二又引張志南句云人一息當在百脉之中。

之所欲然後寫有餘備不足則其義也志喪謂沈  
怪之憂患也然痛不勞心神得則肉理相比氣  
道滿瘡衛道佛忌故病生於肉也大衛氣流滿以  
傷溼為熱聚體成之右謂手鍼氣右石也  
今亦以鍼代之形氣謂修本而然經寒以  
爲死役而作一其用則固勞傷而以傷氣  
生於筋膜謂榮氣引謂引參修矣就役立瘡寒濕  
便僵則病於肺則與煦合陰處之使病生於  
喉也宜明五氣看氣於則變者所論也  
附者中之將也取決於營陽爲之也萬則脈氣  
脉者大按摩者所以問津阻寒算引附陽脉者不  
者所以失正就補所謂中理氣方之爲用宜以此  
焉懷藥酒藥也不仁謂不應其用則病寒矣  
馬轉曰此以下五節云病由有不同而治之者必  
異其法也世有身形疾來而心志尚苦及病生於  
脉者以心主脉督脈刺陰陽以治之則有身形  
快厥者以心主脉督脈皆刺陰陽以治之則有身形  
而衛氣得病生於肉宜以石爲鍼而利之世有  
身形勞動勤於事務而志則無忘故告復者病  
生於筋常用藥以服之導引可也世有形  
體已苦心志亦苦故病生於筋疎懈輕筋益心  
系腰帶系目頭爲疾者不遂所以呻吟則病當  
治之其經革甘不適而生之病生仁者謂督脈亦不  
不知寒熱病發也當出以接尺及伏之以酒灌使  
血氣宣暢耳

不可不慎也。上文言陽明常多氣多血，故刺手足

實全形論篇第十五

馬首曰篇內首有盡欲全形致名曰實者以

陽明經者井血氣而出之無害也。太陽常多血少

氣故刺手足太陽經者當出刺而惡氣不可使乘

之或出也。少陽常多氣故刺手足少陽經者

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太陰常多氣

少血故刺手足太陰經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

血之或出也。少陰常少血多氣故刺手足少陰經

者當出氣而惡血不可使血之或出也。厥陰常多

血少氣故刺手足厥陰經者當出血而惡氣不可

使氣之或出也。由此觀之則太陽氣陰均當出血

少血陽氣陰均當出氣惡血惟陽明則氣

血若出也。

張心齋曰此言六經之氣血各有多少宜從其多

者而去之差邪在氣分者可從血出邪在血分者

可從氣出此論氣血之數數鍼刺之法當也。鍼經

門刺者出血刺者出氣。靈樞經水篇曰十

二經之多血少氣者大數其治以氣血各調經氣

與其少血氣者有大數其治以氣血各調經氣

與其常有不足陽明五臟人體之海也其脉大血

多氣其熱壯刺此者不深不敢不審不深也不足陽

明刺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少

陽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

深三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足太陰陽

刺太陰出氣刺少陰出氣刺血病除出氣氣也。王本曰明角二陰。陽血氣多少之制也。馬持曰此承首節而言刺經者須知出氣出血

布衣有此五者之形志也。

刺陽明出氣氣利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必無

刺太陰出氣惡氣刺少陰出氣惡氣病除出氣氣也。王本曰明角二陰。

陽血氣多少之制也。

馬持曰此承首節而言刺經者須知出氣出血

骨筋脈薄刺而過此者則脫氣。

肝脾腎氣化也肝氣偏制金木缺金木缺制肺氣不全

肺主音聲故言者嘶嗄木敷者其葉發言木氣散  
布外榮於所部者其病當發於肺葉之中也何者  
以木氣發散故平人氣象治曰風與散於肝脾  
又合木也噪謂聲厲惡也肺藏血故聲嘶謂謂  
胃也以肺處胃中故也取謂指掌其肺而取肺也  
二者謂肺經絕則其氣也內流於肺中  
故善瘞無治外不任於逕路故短氣無取足以絕  
皮傷肉乃可攻之以惡血久則肺氣交爭故當血  
見而督脈也楊上善云欲治病微者須知其候雖  
之在於經中津液洩於外見津而仰醫之有誠也  
聲嘶如於毫之絃將絕瘞落者如陳木之已瘞者  
此三物復聚之微以比聲嘶者深之候人有聲  
嘶同三聲者是爲將死之候其深也  
其病既深故氣乘不能取以其皮肉血氣各不相  
得故也林逸曰詳上卷作此等注養食方與黃帝上  
下問等義相貫穿王氏解說總其事並調治至  
於注耗經音肺敷莫殊與非帝問相協考之  
不若得義之得多也

馬蔚曰此帝欲用鍼以除民病而俗以病有難治  
者生之更重微微在器中其味甘而味淡者潤  
故器外之津泄焉又輕者其經淺於耗者其音  
嘶故合無足證焉人觀木之已敷者當秋冬之間  
其葉飄落而落蓋焉凡此皆物類之日久傷酒使  
然也反於人乎是以病深者其聲嘶按聲樞經口  
問難以識出於胃正以胃爲五臟六腑之大原胃  
既受病斯發焉今人病至於喉而有賴於人者  
之是謂人體氣矣當是時也亦無能施其力

肺無以痛其巧之皮粗絕其肉內傷血與氣散  
而血亦更難者微精微以全形而可得哉  
張志聰曰此言還歸經絡皆由陽氣之所資生如  
胃氣已敗離奇藥無所用其功滅石無所施其方  
欲費金全形者當先養其胃氣導夫鍼之除散者  
性本潤下如運之器中升氣上降令津液溼於器  
之上如水火絕者其音必先嘶或如木氣敷散其  
葉瘞發生此一者以且有諸內而形諸外耳比嘶  
之嘶聲而後發於舌發大喊有三因如肺氣逆  
而欲復出於口者橘皮竹茹湯主之此號之逆證  
也如嘶而腹滿當視其前後邪何部不利利之而  
愈者此喊之實證也如右此二者之比而其聲嘶  
可治其內短氣不可取其卒如斯皮肉焦黑腥肉  
損傷而氣虛爭而病欲矣寒暑得之私也 朱永  
年曰全要略云六腑氣經於外者手足寒上氣  
脚縮五臟氣於內者利不勞足手不呼此號之  
壞聲也所謂壞聲者言病深而五臟六腑氣血皮  
肉俱已敗盡也

帝曰此帝欲用鍼以除民病而俗以病有難治  
者生之更重微微在器中其味甘而味淡者潤  
故器外之津泄焉又輕者其經淺於耗者其音  
嘶故合無足證焉人觀木之已敷者當秋冬之間  
其葉飄落而落蓋焉凡此皆物類之日久傷酒使  
然也反於人乎是以病深者其聲嘶按聲樞經口  
問難以識出於胃正以胃爲五臟六腑之大原胃  
既受病斯發焉今人病至於喉而有賴於人者  
之是謂人體氣矣當是時也亦無能施其力

王承曰錢載曰愚謂於不仁沒擇於庶庶也形假

物成故生於地而附天賦故應於天德氣同歸故

謂人也靈經曰天之在我者德地之在我者

氣也流氣薄而生者也然德者道之用氣者生之

生人能應四時和氣而養生者天地植萬物之故

爲父母四氣調神大夫曰大四時陰陽萬物之

根本也所以聖人冬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

故與萬物浮沈於生長之間也知萬物之根本者

天地常有生之故謂曰天之子節謂節氣外所以

應十二月內所以主十二經脉也癸卯有癸氣之

紀虛實表多少之殊故人以虛應癸而實者也人

能常應順天而除陽之過而修養者則合四時生

長能知十二節氣之所運者則合四時而生者皆

可也海而奉行之也存謂心存謂法度氣呼謂吟嘆

秋空在目言謂必察也八動謂八節之風變動五

脈謂五行之氣相應謂當其時呼謂氣至而

變易知是三者則順効明著速彰影響者神之獨

出闢入亦非鬼神所能準也

馬蒼曰此帝念民病不除則民必渴而伯言能

達天人之理若斯可以與其能也重代者難人

身如更代而去也但言人合天地以生則天之理

吾之理一也故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靈

之育之如親之視子也天有陰陽陰陽有寒暑人

有十二經脈之第十一節有虛實合於天而謂理

其天地陰陽之化不失乎四時以應之吾於人而

知其十一節之理有合於天地陰陽之時之妙明

謂智不能欺之也八節之風有所變動彼則明

而惟之五行之運更有所勝彼則立而排之十二

節亦實之數彼則通而達之其氣獨出獨入何其

神也咷呼至微至細何其幽也日曉夜參何其明

也則用鍼以除民病抑亦有起死回生之功效

張志聰曰更代重易時月也殘歲後忍其死而城

害不仁也吳曉曰知萬物則能參天地變化者是

謂天之子也宋室徽宗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辰

生氣通天壽門去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

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寰五臟上一節

皆通乎天氣上一節者手足十二天節也新天

有陰陽更替以成歲人有十二節以合手足之十二

陰二陽十二經脈以應天之十二月也黃帝者天

之陰陽消長也蓋實者人之陰陽消長也若能經

理天地陰陽之造化者不失四時之運行知十二

經脉之理而合於天之陰陽惟聖哲者能之又何

歟之有存乎心也八動八風之變也互勝五行為

勝也更克也互克也互勝勝者能存

化萬物盡不可勝也也猶出勝人者能存

也此之謂用鍼者以能存

一日治神二日知養身三日知毒藥為真四日制砭

石小大五日知藥陳而氣之悉五法俱首各有所先

也則用鍼以除民病抑亦有起死回生之功效

張志聰曰更代重易時月也殘歲後忍其死而城

害不仁也吳曉曰知萬物則能參天地變化者是

謂天之子也宋室徽宗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辰

生氣通天壽門去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

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寰五臟上一節

皆通乎天氣上一節者手足十二天節也新天

有陰陽更替以成歲人有十二節以合手足之十二

陰二陽十二經脈以應天之十二月也黃帝者天

之陰陽消長也蓋實者人之陰陽消長也若能經

理天地陰陽之造化者不失四時之運行知十二

經脉之理而合於天之陰陽惟聖哲者能之又何

歟之有存乎心也八動八風之變也互勝五行为

勝也更克也互克也互勝勝者能存

化萬物盡不可勝也也猶出勝人者能存

也此之謂用鍼者以能存

伯言用鍼之法有五其妙法平正以五行者木後於金火滅於木土達於木金缺於火水絕於土萬物皆具五其勝負之理盡然非止一物而知也若夫大法人則地隸應而動和之者若營隨之者若影遁無鬼神獨來獨往

土冰曰此諸說用鍼之急物類難不可觸其數要如五節也則用鍼者以能存

道有不惑者小人影於天下者五六百姓其

知飲食咸樂後之不善於不顯榮者未見知真要

深在其中所謂五者曰治神等其心不妄動亂也所以云手如探虎神無害於眾物蓋欲治

精神專於心也二曰知養身大德者己身之法亦

知義人之道矣陰陽氣象大論曰用鍼者以我

彼用之不知此之謂也三曰知毒藥為真毒藥攻

邪順宜而用正則逆其在茲乎四曰制砭石小

大古者以砭石為鍼故不取九鍼但云使石耳當

石有知之無不知之無不至於冥冥也是五鍼各得宜

不至於盛時之用也五曰知病氣與血氣之冷溫

人之病有有底有實其血氣有多少異乎當平日

預知冷熱凡虛實逼出血出氣急血急氣冷

無不知之無不知之無不至於冥冥也是五鍼各得宜

不至於盛時之用也五曰知潤滑之方正

有合於五行為之妙矣夫未世補遺漏實難兼所共

知而法則天地隨應而動如雲龍蛇鶴

鬼無神如有鬼神如幻鬼猶往復來此乃用鍼

之法可謂之神實非衆人所能知也下節乃言

先君本所謂之潤滑之方正

張志聰曰人乘天地陰陽之氣而生此形是以與

天地合氣而生九候也別爲九卦者以身形之應

也造應而動其功也若形若聲者近其身也夫如

影之隨形響之應聲震雷有鬼神之召遺耶蓋由

血多氣厥多而少氣多氣少血多氣少是則刺陽

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

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惡惡

氣積少則刺少陽而多則刺太陰刺少陰而多則

刺太陰而少陽也此之謂用鍼者以能存

也此之謂用鍼者以能存

也此之謂用鍼者以能存

也此之謂用鍼者以能存

也此之謂用鍼者以能存

也此之謂用鍼者以能存

也此之謂用鍼者以能存

也此之謂用鍼者以能存

也此之謂用鍼者以能存

也此之謂用鍼者以能存